

外电报道 邓小平副总理到达西雅图

泰国《星暹日报》社论《邓小平访美意义重大》

【合众国际社西雅图二月四日电】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昨天飞到美国沿太平洋的西北部，在蒙蒙细雨中开始了他为期一周的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的最后阶段。

邓乘喷气式飞机从休斯敦飞行四个半小时抵达这里，他沿着红色地毯走过，同州长迪克西·李·雷、华盛顿州的两名参议员和其他显要人士握了手，来到一辆停候在西雅图附近波音公司机场的汽车旁

边。当他缓缓地沿着欢迎行列走过时，一群美籍华人用华语喊着“欢迎！欢迎！”。

邓的车队离开机场，驶往四十层的圆形华盛顿广场饭店，在那里为他预定了离顶层很近的五百美元一天的一套房间。三日晚间没有为邓安排活动。

【美联社西雅图二月三日电】（记者：罗伯特·卡伦）邓小平已于今天抵达他在美国访问的最后一站——西雅

图。这位中国副总理的助手们说，上周的大量活动使他感到相当疲劳，今天晚上或明天上午不安排活动。

【本刊讯】泰国《星暹日报》二月一日发表题为《邓小平访美意义重大》的社论，摘要如下：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是羊年元旦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紧接着的又一历史性重要事件，其意义之大超出中美两国建交意义范畴，因为

邓氏此行目的并非仅为加强中美新关系，而更大的愿望在为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定。这种目标正是中美两国人民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所共同追求的。

在中美正常化关系发展的前景中预示两国人民所应共同肩负的责任，至为重大。由于战争因素的增加，中美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维护和平的任务也在增加，今后所有反对战争的人民的共同使命将加强，中美两国人民则站在前头，面对扩张主义者侵略威胁，连成一条强大的反霸阵线将日渐形成，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无比潜力的大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协助世界安定的动力。

国际交流署报道《“新闻公报”引起争论》

美白宫官员说不能让对俄国反应的担心来支配美对外政策；有人问，“霸权——支配”指谁，他说，“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二月二日电】题：“新闻公报”引起争论（采访白宫的记者沙利文）

白宫曾设法在中国副总理访问华盛顿以后发表一份联合公报来减轻国内担心的情绪，现在却要对付那个文件的一个词使苏联产生的抱怨。

这个冒犯的词是“霸权”，字典上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压倒的影响和权力，特别是一个国家对其它国家拥有这种影响和权力”。在国际外交语言中，这个词成了中国人叙述北京对苏联积极推行扩张主义的看法的代用词。

在双方讨论联合公报措词的时候，中国人坚持要写上“霸权”这个词。

白宫官员说，美国方面注意到这个词的涵义，他们想进行修饰使

【法新社北京二月二日电】（记者：比昂尼克）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同时也使他们感到自豪，因为强大的美国终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相待。

但是，中美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引起的那股震惊和激动的感情已经平静下来了，邓的这次访美被看成是两国关系自然发展的正常事情。

一位中国青年今晚说：“为我们进入现代社会，邓小平访问美国是必要的。”

他的这句话概括了中国老百姓对中美关系所抱的希望，即促进发展和提高福利。

官方报刊不遗余力地让中国九亿人民了解这次访问的情况。

约三十名特派记者随同邓副总理前往美国，报纸和电台广泛地报道他的活动，观众每晚七点可以在彩色电视上看一个小时的有关他的访问的节目。

在有幸有一台电视机（这在中国是很大的奢侈品）的家庭里，亲戚和邻居都被邀请去看电视。同时，在首都的饭店里，有相当多的工作人员每天晚上离开了他们的岗位，挤进了饭店每一层楼里的电视室。

邓在各种情况下都显得很轻松，尤其是在他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卡特的关系上，这将使人更加钦佩这位副总理。他本来已经很有名望，在他结束他的美国之行时，他的权威和名望会更高。

电视抓住了这个机会来播放介绍美国和美国人的节目，现在是从非常积极的角度播放这种节目，同一九四九年以来的通常的做法截然相反。

同时，这次访问还说明了邓所重视的美国生活水平高的看法，这样就可以使中国人了解，要在二〇〇〇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需要弥合的差距有多大。

这个词的意思超出中国使用这个词的反苏内容。美国方面选了“支配”这个词插到这句话里，同“霸权”平行，从而把这句话的范围扩大到指任何有侵略意图的国家。

这位官员幽默地说：加上“支配”这个词便使句子变成这样一种提法：你认为哪只鞋子合适就穿上去。”

在这次谈话时，一位到得很晚的记者带来一条消息，要求美国澄清它对邓先生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发表的讲话的态度。这位官员显然感到恼怒，他说，他不能想象卡特政府会对塔斯社要求澄清态度一事作出答复。

有人问，把“霸权——支配”合在一起使用是否远不止是指的苏

联，而是还适用于其军队侵入柬埔寨的越南，这位官员答道：“我要说，这只鞋子谁穿着合适，指的就是谁。”

在人们得悉塔斯社的这条消息之前，有人问起莫斯科是否可能对邓的访问作出不利的反应，这位官员说：“不能让对俄国反应的担心来支配对外政策。如果情况是那种样子，那么其结果保险是灾难性的。”

这位官员说：“列我国政府来说，采取任何别的态度都会使我们处于这种相当荒唐可笑的地步：当我们做某件苏联人可能不喜欢的事情时，就承认有联系，而在他们做某件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时，就不承认有联系。我认为，不管作出什么样的分析，都应当把这种看法包括进去。”

法新社就我报纸电视报道邓副总理访美评论说

邓副总理访美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关注

满有乐趣和别开生面的一天

罗德里克先述邓副总理观看竞技表演

【美联社休斯敦二月三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竞技场高兴地观看了牛仔们试骑野马和发怒的公牛，并且把略带荒漠的西部色彩的东西——一头得奖的公牛和一顶牛仔帽——带回家。

对邓来说，今天是满有乐趣和别开生面的一天。他驾驶了往返式航天飞机模拟装置，还乘坐了曾是美国人到西部垦荒时作交通工具的（复制的）公共马车。

这位中国领导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出席了在休斯敦西北五十英里的西蒙顿举行的烤肉宴会和杂技表演。他在竞技场上站着听人们朗诵“牛仔的祈祷词”。

无神论者的邓小平显然不知道祈祷者提到“天父”和“在天上的最后集拢”。他的译员没有翻译这些话。

邓到达竞技场时没有戴帽子，骑白马的两名妇女向他和副总理方毅赠

送了牛仔帽，他们当即戴上了。

表演开始时由一批得奖的公牛在场内绕行，西伯格牧场向邓赠送了一头十四个月的布拉马公牛以示促进中国的新兴的牧畜业。竞技场负责人说，这头公牛现在值一万美元，但是由于它是纯种，很可能变得更值钱。在表演过程中，邓和观众不断鼓掌。

【路透社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二月二日电】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今天戴上了一顶牛仔帽，还坐上了一辆马车在赛马场绕场一周。这在他访问美国期间是迄今最不拘形式的一天。

当这位中国领导人抵达这里时人们向他赠送了一副踢马刺，在他最后观看一场室内竞技表演时人们又向他赠送了一顶牛仔帽。他受到了一种真正是得克萨斯式的欢迎。

的电讯。各报都用《邓小平拒绝放弃（使用）武力》的标题，提到邓副总理谈到台湾问题时直到最后都没有说“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各报也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参议员在同邓副总理交换意见中得到的没有使用武力的意图的印象。

据认为，台湾当局这次决心报道邓发言的背景是，除了在中国的统一（祖国）的攻势面前，不得不使国民知道中国方面统一（祖国）的条件以外，还基于下述判断：即，使国民知道邓暗示不使用武力的发言在防止动摇上是有利的。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二月二日刊登共同社发自香港的一条消息，标题是《台湾各报详细报道了邓的发言》，全文译载如下：

台湾各报一日报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一月三十日同美国参议员共进午餐的消息中，都相当详细地报道了邓副总理关于台湾统一

问题的发言。据认为，报道邓的“尊重台湾的现状”，“维持台湾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等的发言还是首次，它表明台湾当局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该消息是报道一月三十日午餐会后，美国参议员会见记者的情况，各报都使用本报驻华盛顿记者或中央社

《台湾各报详细报道邓的发言》

日报刊登共同社消息

国际交流署
报 道

《美国认为邓的访问是双方的成就》

美高级官员说邓副总理访美加速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在中美苏间谋求一种平衡的三足鼎立的立场，但并不意味着某种机械的均衡或各处一方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二月二日电】题：美国认为邓的访问是双方的成就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实现了两国的目标和目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即将结束，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二月二日在华盛顿向美国记者介绍情况时谈了他的看法。

这位官员说：“我们已向邓副总理表示，一个有信心的、介入全球事务的国家能够应付

我们面临的挑战。”他说，他希望，通过邓回国后汇报他访美的体会，将使“中国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历来是自信的、介入全球事务的国家”。

他强调说，这种访问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从短期来看，邓在结束同卡特总统和国会的会谈以及对全国的访问之后，“会情不自禁地觉得，美国实际上比他原来了解到的美国要强大的多”。

至于对中国的目的

的暂时评价，这位官员认为这些目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计划中最最大限度地寻求美国的参加和合作，尽可能令人信服的宣传它的关于霸权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这些目标已经达到。虽然他不接受“最大限度”的目标，但是他说，“美国将支持”中国的现代化。

至于“霸权”这个词的使用，这位政府官员说，“他认为加上‘支配’这个词也许会使它缓和一些。”二月一日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是这位官员帮助同中国人一起起草的，公报说“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这位官员强调说，这种措词绝不代表我们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有任何改变。

“我们谋求一种平衡的三足鼎立的立场”，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机械的均衡或各处一方。”

有人问，为什么要同苏联人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之前同中国建立关系正常化，这位官员说：“并没有为了可以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故意设法推迟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时间。”他说，卡特总统在十二月份美中谈

判取得具体结果之后，表示不希望把美中关系做为一种抵押品。

但是他强调说，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绝对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他说，谈不上要求这位副总理“放弃”霸权的提法，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有“好处”。他认为在华盛顿举行的正式会谈与往常根据“双方大量发言”进行的双边讨论相比，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列话”。

在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若干地区性问题上，这位政府官员说，已经商定美国和台湾之间将不会保持正式的政府级关系。

关于东南亚，他说，美国表示关切的是“紧张局势不致加剧”，并且明确指出，它要继续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

最后，这位政府官员在总结正常化开始以后的美国政策时说：

“美国方面基本的、长远的希望是：中国在同美国、西欧和日本进行合作方面，不要在将来某个时候摆向另外某个方向上去。”

他说，这次访问不会改变美国基本的全球战略，但是他指出，这次访问“大大加速了我们双边关系的发展”。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

二月三日刊登时代—生活杂志新闻社布鲁斯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邓的美国之行是莫斯科考虑的头号问题》，摘译如下：

邓小平的美国之行是莫斯科当前考虑的头号问题。

围绕邓的访问而产生的戏剧性的激动人心的气氛，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恼怒。人们听到苏联外交官抱怨，在这感情激动的几天里，美国的报刊简直成了北京的人民日报。

苏联官员们公开蔑视美国这种在他们看来是天真、感情用事、朝秦暮楚的态度。但莫斯科真正想知道的是关于华盛顿和北京合作的成文协定的细节和含义，以及美国和中国含苞待放的友好关系可能向何处发展。

苏联人极为关注的因素之一是美中科学技术协定。卡特政府多次向莫斯科保证，它不会卖武器给中国，也不会向中国转让它对苏联不予以转让的技术。但苏联人还是疑神疑鬼。他们将详细研究这项协定，看看它与“不偏不倚的”华盛顿许下的诺言是否有偏差。实际上，苏联官员们唠唠叨叨地说，对中国现代化的任何帮助也就等于军事援助。

一位官员说：“你们卖给他们两架飞机，两年以后，他们将有一个飞机工厂。”

另外一个会使苏联人揪心的问题是美国可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

俄国人说中国是“狂热分子”、“纳粹分子”。他们还认为，是中国在玩弄美国这张牌，而不是相反。

一位官员最近说：“你们在利用他们。当心点吧，他们可比你们机灵。”

莫斯科自己认为，美国正朝着同中国建立实际上的军事联盟的道路上走。尽管华盛顿矢口否认，苏联官员们说他们认为美国正在鼓励它的西欧盟国卖武器给中国人。一位苏联官员说：“你们并不想限制这些盟国。当它们试图使中国成为在亚洲与北约遥相呼应的国家的时候，你们却闭上了眼睛。”

现在还不能肯定地估计出苏联这种“担心”的程度，也不能肯定苏联的宣传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想法。今后数周内将会出现某些能够证实上述问题的确切迹象。

布
鲁
斯
章

《邓的美国之行是莫斯科考虑的头号问题》

美
文
章

《白宫希望使台湾问题失去爆炸性》

认为邓副总理访美有助于卡特的新的对华政策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一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白宫希望使台湾问题失去爆炸性》，摘译如下：

白宫认为，邓小平虽然刚在美国公开露面三天，但是在使反对卡特总统的新的对华政策的力量失去爆炸性方面却帮了大忙。

总统的一位助手说：“我认为他帮了大忙。”

另一位白宫官员说：“迄今为止，他做的差不多每件事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看来白宫有很大信心，认为当中国的副总理邓小平开始周游全国时，他会使反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情绪进一步冷淡下来。

如果说邓对这里的访问还存在着令人烦恼的方面的话，那就是他对苏联的批评，丝毫无助于卡特政府争取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得到批准的努力。

邓在众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上特别谈到一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他并没有反对这项拟议中的条约，但是指出对于苏联根本是不能相信的。据说这使得在国会为白宫游说的人感到很不安。

一位白宫官员最后说：“他很有说服力……那对我们一定有帮助。人们的看法是，这些言论（他的关于和平意图的言论）是很有益的言论。”

阿尔巴托夫攻击邓副总理揭露苏霸权主义的讲话

【路透社纽约二月二日电】苏联研究美国问题的一位第一流权威阿尔巴托夫说，卡特政府对向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做法是天真的。

他今晚在一次电视谈话（通过卫星从莫斯科转发）中说，美国对中国的“狂热”不会持久。但他又说，他并不认为克里姆林宫在缓和与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上对华盛顿的政策，由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访美而有了任何改变。

阿尔巴托夫称邓对苏联的攻击是恶毒的、

“在外交实践中是空前的”。他说，美国对它的客人的讲话所持的立场“并不是绝对完美无缺的”。

他说，邓企图“给予美国人这样一个深深的幻想：关系的改善，同中国达成政治—军事联盟可能是缓和的健全的替代办法……”

阿尔巴托夫警告说，这种联盟可能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峙。他说，“我认为，这种幻想即使是在常规战争的时代也是危险的。在核战争时代就更加危险得多。”

美
报
文
章

《中国和苏联都将得到贸易优惠待遇？》

说美国可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如不给俄国同样待遇，就会加剧美苏冲突，因此美国可能对两国都给予最惠国待遇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杜鲁门·贝克尔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和苏联都即将得到贸易优惠待遇》，摘译如下：

苏联可能沾中国的光在一九七九年底以前得到最惠国待遇，从而消除美国对东方（东欧）贸易关系中的一个长期矛盾。

美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意味着两国之间贸易将会增加，美国可能给予中国最惠国的低税率待遇。这样一来，就使得美国的决策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理由：如果他们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

是中国要求的）而不给俄国同样的待遇，这就有点美中勾结的气味，那就会加剧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因此，为了表示一切秉公办理，美国可能对两国都给予最惠国待遇，就象多年以前对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这些共产党国家总是力求使它们同每一个非共产党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达到平衡，因此限制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也就在同等的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对东方出口的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看来第九十六届国会放宽对俄国人的贸易立法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可是，苏联和中国取得最惠国待遇的可能

性仍然是件“拿不准的事”。就中国来说，首先要解决资产问题，才能达成贸易协定和给予最惠国待遇。

就俄国来说，现在在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待签署。如果搞不成，美国和俄国之间就可能出现敌视的气氛，那样国会也就不可能支持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然而，只要有政治上的意向，华盛顿的分析家认为，如果在白宫采取主动和国会愿意和缓对俄国的立场，那么它在年底以前可以：

——把移民的要求从目前的“自由移民”修改为“家庭自由团聚”。

——取消关于进

口银行不得给俄国信贷的规定，但保留最惠国待遇的限制。

——基于俄国放宽了的移民政策（去年允许三万苏联犹太人出境，比近年来的数字翻了一番），放弃对俄国的限制。然而，某些国会人士不同意关于俄国和中国将在今年取得最惠国待遇的看法，他们强调指出国会内部情况复杂。一方面，有部分议员要求促进出口。另一方面，国会里面还有一个集团要求限制向东方转让技术，他们在有关东西方问题表决时总是持保守态度。

这些人士还认为，给予俄国和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今年总是要在国会提出来的，但议员们对此不会表示太大的热情。给予两国最惠国待遇，需要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票才能通过。

【本刊讯】美国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一九七九年一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类何以愈来愈长寿？》，全文如下：

一九七五年时，在世界各地，人的平均寿命估计可达五十九岁。但婴儿的出生地点，常可决定寿命的长短。在非洲极贫穷国家出生的，估计寿命仅约四十岁；但工业发达国家人民的估计寿命，现已超过七十岁。

婴儿死亡率或许更可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和卫生情况。瑞典自夸该国的婴儿死亡率为全世界最低：一岁以前死亡的婴儿，只有千分之九。但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婴儿死亡率则为十三分之一，印度次大陆为七分之一；非洲若干地区竟达五分之一。

寿命与贫富的关系

寿命与人民的每人平均收入有若干关系，但国家富足，并非即表示人民必定健康。一九七五年时，古巴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虽只有五百四十美元，但人的平均寿命可望活到七十岁。更令人惊异的是斯里兰卡，该国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只有两百美元，但估计寿命却有六十八岁。石油出产国利比亚的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约为三千美元，但平均寿命只有五十三岁。各国国民收入和社会服务的分配情况，对国民健康有重大的影响。古巴和斯里兰卡的情形显示，如能满足人民在营养、环境卫生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某些需要，则国家虽较为贫穷，人民仍可享有极佳的健康。

各国的穷人，也像国际间较贫穷的国家一样，其婴儿死亡率常是最高，而估计寿命则常是最低的。例如，巴西或墨西哥的富裕阶级，其健康水准可与芬兰人或加拿大人看齐，但这些国家的农村穷人，则死亡率与更贫穷国家人民的死亡率不相上下。

印度喀拉拉邦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印度全国最低的一类，但该邦居民的估计寿命，则在全国平均数字以上。喀拉拉邦虽穷，但土地改革、大众教育、粮食补助和卫生服务，已使居民的健康状况大为改善。

收入的不同、待遇的差别或生活方式的各异，常对健康状况有所影响。例如，美国的有色人民比白种人的寿命为短。另一方面，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徒因少吃脂肪，不吃肉类，戒绝烟酒，所以比一般美国人较少患心脏病和癌症。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教育良好的人一般都比教育差的人更为长寿。

女人比男人更长寿

在较富裕的国家里，女子比男子长寿六至八年。男子通常比女子更喜欢吸烟、喝酒，更多自杀，更多在工作中接触有毒物质，更多死于车祸及谋杀。女子在遗传上也比男子更强壮，而且在中年时患心脏病的也比男子为少。

甚至在贫穷国家中，女子通常也比男子长寿。不过贫穷国家的这种差异，不及富裕国家那样显著。收入少的妇女，会有一些特别的负担（如数十年养育儿女之苦、营养不良、卫生设备不足等等）足以抵消女性天生较长寿的优点。若干民族对女子歧视的传统作风（如食物、教育及其他福利的分配较男子为差），也将女性天生较长寿的优点消除了。

贫富间病症之不同

引起死亡的病症，也因贫富的差异而大为不同。贫国的主要致命疾病为传染病，如痢疾、肺炎、结核病、支气管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等等。这些病也曾在几十年前肆虐于欧洲和北美。传染病在贫国的儿童中引起的死亡特别多：富裕的人较少死于传染病。

工业发达国家中，引起死亡较多的疾病，是两种非传染性病症：心血管病和癌症。

罗马帝国最盛时，人民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甚至在不太久远的一九三〇年代，亚、非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平均估计寿命也只有三十二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五年间，多数发展中国

美刊《今日世界》文章《人类何以愈来愈长寿？》

家的人民平均估计寿命迅速增加，他们的平均寿命现已超过五十岁了。

但平均寿命迅速增加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九七五年发表的“世界卫生情况报告”中说：“要将死亡率进一步降低，有赖于改善卫生部门所不能控制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究竟是指甚么呢？

世界银行的米高·沙斯顿认为：营养不良、人类排泄物所传布的传染病和蚊蝇带来的传染病，是“穷人的基本疾病型态”。这三类病症所引起贫穷国家儿童的死亡，占儿童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至九十。

食物缺乏热量、蛋白质或其他主要养分，虽可能使一些人罹致死亡，但折磨着世界上至少几亿人的长期营养不良，则间接地夺去更多人的性命。

食物与污物的处理

在需要用头顶着食水走几公里才能运到家里，或者需要以高价购买食水的地方，便不会有足够而清洁的水用于洗涤烹饪用具、洗手和洗衣服。在污水四处渗流的地方，水源、土壤和住宅便可能无形中为人类的排泄物所污染。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约有十二亿人（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之百分之六十二）没有获得充足的供水；农村地区居民的情况更差。

污水处理的情况更为恶劣。人类通常接触到的最危险物质之一，就是未经处理的排泄物。污物是肠道传染病（腹泻、霍乱和伤寒）的主要传播媒介，而这些疾病却是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人民死亡的主因。

在一九七五年间，发展中国家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约十四亿人）缺乏安全的厕所或污水处理系统。

现代医药并不能创造奇迹，当然，免疫方法确已收到显著的效果。例如，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行的国际运动，天花可能完全消灭，但十年前，这种病在亚、非和拉丁美洲很多地区都曾引起大量的死亡。

不过，流行于贫穷国家中的那些病，是不能单以医药技术来解决的。营养不良只能由经济方面的改革来解决；而环境卫生则唯有由政府投巨资于建造供水及污物处理设备，才能获得改善。

几种疫症卷土重来

甚至在天花已被征服之时，另一传统性灾难——霍乱又抬头了。霍乱是十九世纪欧洲一种极可怕的瘟疫，现在是历史上有纪录的第七次国际性大量传染。这次是起源于印尼，现已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很多地区引起不少人死亡。霍乱是由污物、不清洁的水和食物传染；带菌的旅客可将它传至很远的地方。

卫生人员有了DDT后，曾梦想消灭疟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管制计划，已使亚洲、拉丁美洲和地中海的大部份地区免除了这种疾病，但现在它又在某些地区卷土重来。非洲萨哈拉沙漠附近的地区，疟疾从未绝灭，现每年仍引致一百万儿童死亡。现在已有几种蚊对DDT及其他廉价杀虫水产生免疫力，想从地球上灭绝疟疾的希望，暂时是达不到了。

有两种比较少人知道的寄生虫病（血吸虫病和丝虫病），也有与疟疾患者数目不相上下的病人。这三种病的每一种病人，数目至少均达两亿人。

血吸虫病是由粪便或水蜗牛传播。有些国家大量建筑贮水池和运河，但缺乏适当的污物处理系统，就会造成寄生虫的新栖息地。很多贫穷国家城市周围贫民窟内的沟渠和污水潭，是传播丝虫病的蚊子滋生的场所。

对热带病缺乏研究

上述及其他若干热带病，现已成为重要国际研究与预防计划的目标。二次世界大战后，医药

知识迅速增加，使工业国的医疗服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些进展

尚不适用于热带病，过去三十年来，热带病的防治方法极少改变。”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用于研究所有热带病的经费，不及研究癌症经费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助长此种病症的情况继续存在，则任何科学进展都不能征服这些病症。

不过，今日的很多“热带”病，以前也曾曾在温带地区的目前工业发达国家肆虐。一七九三年，由蚊子传染的黄热病，曾引起美国费城四千多人死亡。

本世纪初，疟疾也曾对南欧和美国南部的居民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温带国家的公共卫生如果败坏，很多“热带”病便很容易在这些国家发生。

富国人民的常见病

在工业发达国家中，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的现象已逐渐消除；较多引起这些国家人民死亡的是所谓变性病，这些病症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心脏病。心脏病在多数富裕的国家中，约占所有死亡原因的三分之一。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的工业发达国家中，因心脏病、中风和癌症而死的人，占所有死亡者的三分之二。

含热量多的食物、久坐和吸烟都有助长心脏病的作用；竞争剧烈和生活紧张也可能缩短寿命。自一九五〇年以来，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中，五十至七十岁间男子死亡率增加，大部份是由冠状心脏病引起的。

多数科学家说：癌症有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由环境所引起，最主要的原因有：吸烟、某些食物、紫外线与电离辐射，以及工业污染物。既然多数癌症是由环境所引起，则理论上说，多数癌症是可以避免的。

工业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他与其他很多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有关。糖尿病显然受到遗传和食物因素的影响；肝硬化通常是由酒精中毒引起；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则因吸烟及城市空气污染而加剧；意外，自杀和杀人等现象则显然都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营养不良虽常引致贫穷的人死亡，但营养过多，则引起欧洲和北美各国在医药方面的头痛问题。

环境所制造的病症

日本人所患由环境“制造”的病症，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为多。一九七〇年时，日本的“经济密度”（经济方面的产量与可用土地面积之比）为美国的十一倍多。到最近为止，人们对日本工业惊人迅速扩展发出的欢呼声，掩盖了生态学家提出的警告声。

日本水俣地方的居民，因吃水俣湾的鱼而中毒水银毒。此事已成因环境污染而影响健康的实例。

水俣和日本其他地方有数以百计，甚或数以千计的人，因中枢神经系统的错乱而万分痛苦或死亡。日本人并已成为第一批集体中镉毒的受害者。因神津川上游有镉矿和镉冶炼厂，该河流域盆地的土壤和水中，便有镉质废物存在，居民中已发现数百宗由镉毒引起的病症。

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

多数分析家认为，人类平均寿命愈来愈长，但医药本身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大。当然，DDT确实消除了若干地区的疟疾，种牛痘为天花敲响了丧钟，抗生素有助于对若干传染病的治疗。但现代医药技术所直接接触到的人很少，因此对整个人类的健康并无惊人的增进；而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整体改变，则可能已减少了人们过早死亡的现象。

因为经济方面的发展，已使人们的收入普遍增加，结果营养方面自然更好；同时，食水供应和公共卫生设备也随经济发展而大为改善，结果传染病减少而人们身体普遍均更为健康，寿命也就自然更长了。

【本刊讯】美国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一九七九年一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类何以愈来愈长寿？》，全文如下：

一九七五年时，在世界各地，人的平均寿命估计可达五十九岁。但婴儿的出生地点，常可决定寿命的长短。在非洲极贫穷国家出生的，估计寿命仅约四十岁；但工业发达国家人民的估计寿命，现已超过七十岁。

婴儿死亡率或许更可反映出—个国家的社会和卫生情况。瑞典自夸该国的婴儿死亡率为全世界最低：一岁以前死亡的婴儿，只有千分之九。但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婴儿死亡率则为十三分之一，印度次大陆为七分之一；非洲若干地区竟达五分之一。

寿命与贫富的关系

寿命与人民的每人平均收入有若干关系，但国家富足，并非即表示人民必定健康。一九七五年时，古巴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虽只有五百四十美元，但人的平均寿命可望活到七十岁。更令人惊异的是斯里兰卡，该国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只有两百美元，但估计寿命却有六十八岁。石油出产国利比亚的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约为三千美元，但平均寿命只有五十三岁。各国国民收入和社会服务的分配情况，对国民健康有重大的影响。古巴和斯里兰卡的情形显示，如能满足人民在营养、环境卫生和医药卫生方面的某些需要，则国家虽较为贫穷，人民仍可享有极佳的健康。

各国的穷人，也像国际间较贫穷的国家一样，其婴儿死亡率常是最高，而估计寿命则常是最低的。例如，巴西或墨西哥的富裕阶级，其健康水准可与芬兰人或加拿大人看齐，但这些国家的农村穷人，则死亡率与更贫穷国家人民的死亡率不相上下。

印度喀拉拉邦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印度全国最低的一类，但该邦居民的估计寿命，则在全国平均数字以上。喀拉拉邦虽穷，但土地改革、大众教育、粮食补助和卫生服务，已使居民的健康状况大为改善。

收入的不同、待遇的差别或生活方式的各异，常对健康状况有所影响。例如，美国的有色人民比白种人的寿命为短。另一方面，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徒因少吃脂肪，不吃肉类，戒绝烟酒，所以比一般美国人较少患心脏病和癌症。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教育良好的人一般都比教育差的人更为长寿。

女人比男人更长寿

在较富裕的国家里，女子比男子长寿六至八年。男子通常比女子更喜欢吸烟、喝酒，更多自杀，更多在工作中接触有毒物质，更多死于车祸及谋杀。女子在遗传上也比男子更强壮，而且在中年时患心脏病的也比男子为少。

甚至在贫穷国家中，女子通常也比男子长寿。不过贫穷国家的这种差异，不及富裕国家那样显著。收入少的妇女，会有一些特别的负担（如数十年养育儿女之苦、营养不良、卫生设备不足等等）足以抵消女性天生较长寿的优点。若干民族对女子歧视的传统作风（如食物、教育及其他福利的分配较男子为差），也将女性天生较长寿的优点消除了。

贫富间病症之不同

引起死亡的病症，也因贫富的差异而大为不同。贫国的主要致命疾病为传染病，如痢疾、肺炎、结核病、支气管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等等。这些病也曾在几十年前肆虐于欧洲和北美。传染病在贫国的儿童中引起的死亡特别多：富裕的人较少死于传染病。

工业发达国家中，引起死亡较多的疾病，是两种非传染性病症：心血管病和癌症。

罗马帝国最盛时，人民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甚至在不太久远的一九三〇年代，亚、非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平均估计寿命也只有三十二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五年间，多数发展中国

美刊《今日世界》文章《人类何以愈来愈长寿？》

家的人民平均估计寿命迅速增加，他们的平均寿命现已超过五十岁了。

但平均寿命迅速增加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九七五年发表的“世界卫生情况报告”中说：“要将死亡率进一步降低，有赖于改善卫生部门所不能控制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究竟是指甚么呢？

世界银行的米高·沙斯顿认为：营养不良、人类排泄物所传布的传染病和蚊蝇带来的传染病，是“穷人的基本疾病型态”。这三类病症所引起贫穷国家儿童的死亡，占儿童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至九十。

食物缺乏热量、蛋白质或其他主要养分，虽可能使一些人罹致死亡，但折磨着世界上至少几亿人的长期营养不良，则间接地夺去更多人的性命。

食物与污物的处理

在需要用头顶着食水走几公里才能运到家里，或者需要以高价购买食水的地方，便不会有足够而清洁的水用于洗涤烹饪用具、洗手和洗衣服。在污水四处渗流的地方，水源、土壤和住宅便可能无形中为人类的排泄物所污染。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约有十二亿人（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之百分之六十二）没有获得充足的供水；农村地区居民的情况更差。

污水处理的情况更为恶劣。人类通常接触到的最危险物质之一，就是未经处理的排泄物。污物是肠道传染病（腹泻、霍乱和伤寒）的主要传播媒介，而这些疾病却是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人民死亡的主因。

在一九七五年间，发展中国家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约十四亿人）缺乏安全的厕所或污水处理系统。

现代医药并不能创造奇迹，当然，免疫方法确已收到显著的效果。例如，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行的国际运动，天花可能完全消灭，但十年前，这种病在亚、非和拉丁美洲很多地区都曾引起大量的死亡。

不过，流行于贫穷国家中的那些病，是不能单以医药技术来解决的。营养不良只能由经济方面的改革来解决；而环境卫生则唯有由政府投巨资于建造供水及污物处理设备，才能获得改善。

几种疫症卷土重来

甚至在天花已被征服之时，另一传统性灾难——霍乱又抬头了。霍乱是十九世纪欧洲一种极可怕的瘟疫，现在是历史上有纪录的第七次国际性大量传染。这次是起源于印尼，现已在亚洲、中东和非洲很多地区引起不少人死亡。霍乱是由污物、不清洁的水和食物传染；带菌的旅客可将它传至很远的地方。

卫生人员有了DDT后，曾梦想消灭疟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管制计划，已使亚洲、拉丁美洲和地中海的大部份地区免除了这种疾病，但现在它又在某些地区卷土重来。非洲萨哈拉沙漠附近的地区，疟疾从未绝灭，现每年仍引致一百万儿童死亡。现在已有几种蚊对DDT及其他廉价杀虫水产生免疫力，想从地球上灭绝疟疾的希望，暂时是达不到了。

有两种比较少人知道的寄生虫病（血吸虫病和丝虫病），也有与疟疾患者数目不相上下的病人。这三种病的每一种病人，数目至少均达两亿人。

血吸虫病是由粪便或水蜗牛传播。有些国家大量建筑贮水池和运河，但缺乏适当的污物处理系统，就会造成寄生虫的新栖息地。很多贫穷国家城市周围贫民窟内的沟渠和污水潭，是传播丝虫病的蚊子滋生的场所。

对热带病缺乏研究

上述及其他若干热带病，现已成为重要国际研究与预防计划的目标。二次世界大战后，医药

知识迅速增加，使工业国的医疗服务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些进展

尚不适用于热带病，过去三十年来，热带病的防治方法极少改变。”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用于研究所有热带病的经费，不及研究癌症经费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助长此种病症的情况继续存在，则任何科学进展都不能征服这些病症。

不过，今日的很多“热带”病，以前也曾曾在温带地区的目前工业发达国家肆虐。一七九三年，由蚊子传染的黄热病，曾引起美国费城四千多人死亡。

本世纪初，疟疾也曾对南欧和美国南部的居民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温带国家的公共卫生如果败坏，很多“热带”病便很容易在这些国家发生。

富国人民的常见病

在工业发达国家中，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的现象已逐渐消除；较多引起这些国家人民死亡的是所谓变性病，这些病症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心脏病。心脏病在多数富裕的国家中，约占所有死亡原因的三分之一。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的工业发达国家中，因心脏病、中风和癌症而死的人，占所有死亡者的三分之二。

含热量多的食物、久坐和吸烟都有助长心脏病的作用；竞争剧烈和生活紧张也可能缩短寿命。自一九五〇年以来，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中，五十至七十岁间男子死亡率增加，大部份是由冠状心脏病引起的。

多数科学家说：癌症有百分之七十至九十是由环境所引起，最主要的原因有：吸烟、某些食物、紫外线与电离辐射，以及工业污染物。既然多数癌症是由环境所引起，则理论上说，多数癌症是可以避免的。

工业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他与其他很多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有关。糖尿病显然受到遗传和食物因素的影响；肝硬化通常是由酒精中毒引起；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则因吸烟及城市空气污染而加剧；意外，自杀和杀人等现象则显然都有社会方面的原因。

营养不良虽常引致贫穷的人死亡，但营养过多，则引起欧洲和北美各国在医药方面的头痛问题。

环境所制造的病症

日本人所患由环境“制造”的病症，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为多。一九七〇年时，日本的“经济密度”（经济方面的产量与可用土地面积之比）为美国的十一倍多。到最近为止，人们对日本工业惊人迅速扩展发出的欢呼声，掩盖了生态学家提出的警告声。

日本水俣地方的居民，因吃水俣湾的鱼而中毒水银毒。此事已成因环境污染而影响健康的实例。

水俣和日本其他地方有数以百计，甚或数以千计的人，因中枢神经系统的错乱而万分痛苦或死亡。日本人并已成为第一批集体中镉毒的受害者。因神津川上游有镉矿和镉冶炼厂，该河流域盆地的土壤和水中，便有镉质废物存在，居民中已发现数百宗由镉毒引起的病症。

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

多数分析家认为，人类平均寿命愈来愈长，但医药本身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大。当然，DDT确实消除了若干地区的疟疾，种牛痘为天花敲响了丧钟，抗生素有助于对若干传染病的治疗。但现代医药技术所直接接触到的人很少，因此对整个人类的健康并无惊人的增进；而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整体改变，则可能已减少了人们过早死亡的现象。

因为经济方面的发展，已使人们的收入普遍增加，结果营养方面自然更好；同时，食水供应和公共卫生设备也随经济发展而大为改善，结果传染病减少而人们身体普遍均更为健康，寿命也就自然更长了。